

教宗本笃十六世

为庆祝

世界和平日 文告

2009年1月1日

「对抗贫穷，缔造和平」

1. 在这新一年的开始，谨在此再一次祝愿所有人得享和平，同时透过我这文告，邀请大家一起反省以下的主题：「对抗贫穷，缔造和平」。我可敬的前任若望保禄二世在 1993 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已指出，当整个民族生活在贫困中时，即危害到和平。事实上，贫穷经常是引起冲突，包括武装冲突，或使这些冲突恶化的其中一个原因。而这些冲突又再制造悲惨的贫穷境况。「我们的世界 — 若望保禄二世写道 — 显示出另一个影响和平的严重威胁正在增强：今日有很多人，或更好说，有整个的民族是在极度贫穷线下生活。就算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贫富悬殊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是个人类良知不能忽视的问题，因为当为数众多的人生活在一个对人本身的尊严是种侮辱的环境中时，结果是全世界真正及和谐的发展便受到威胁」。¹

2. 在此背境下，对抗贫穷要求要特别关注全球化这复杂现象。从方法学的观点看，这关注非常重要，因为它提醒人要利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贫穷那许多

¹ 《世界和平日文告 *Messaggio per la Giornata Mondiale della Pace*》第 1 号。

不同层面所作的研究成果。另外，重新提及全球化，也应该促使我们留心这问题本身附着着的伦理和灵性意义，提醒我们当接触穷人时，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天主那唯一的计划的参与者：即是我们都被召叫建设那个唯一的家庭，在这家庭内所有人 — 一个人，民族和国家 — 均以兄弟情谊和承担责任为原则，规范各自的行为。

这期许亦要求应该对贫穷有一个宏观和清晰的视野。设若贫穷纯粹是物质方面，那么一般社会科学对各种现象而作的数据上的研究，应该足以显示出贫穷的主要特性。可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存在着并非因为物资缺乏而引起的非物质性贫穷。例如在富裕和进步的社会中，存在着将人边缘化的现象，和人际关系，伦理及灵性上的匮乏：这可以从一些内心生活错乱，及虽然经济条件优裕，却生活在不同型式的困扰中的人身上见得到。我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一般所称的「伦理发展不足」²与另一方面，「发展过度」³带来的不良后果。我亦无法忘记，在一些被称为「贫穷」的社会中，他们的经济增长，经常因为文化方面的阻挠而停顿，以致无法适当地利用所拥有的资源。然而，无论如何，任何一种由外来因素造成的贫穷，其根源都是因为缺乏对天主赋予个人的尊严的尊重。当我们不再整体地从人的天职看人，也不再尊重真正的「人类环保」⁴的要求时，贫穷的可怕威力便爆发，一如在某些特别领域内清楚显示的，我会在下面简略地逐一谈谈。

贫穷与伦理含义

3. 贫穷通常总是与「人口增加」相提并论，视「人口增加」为造成贫穷的真正原因。其结果是国际性推行降低出生率的宣传，和不惜采取既不尊重女性，复不尊

² 保禄六世，《民族发展 *Populorum progressio*》通谕，第 19 号

³ 若望保禄二世，《社会事务关怀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通谕，第 28 号。

⁴ 若望保禄二世，《第一百年 *Centesimus annus*》通谕，第 38 号。

重夫妇有责任地选择子女数目的权利，⁵而且经常出现更严重的情况，不尊重生存的权利，以抗贫为名，杀害数以百万计的未生儿，这基本上是在灭绝人类中最贫穷的一群。然而真实的情况是，1981 年全球人口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在绝对贫穷线下生活，今日这百分之四十比实际上减了一半，而那些得以脱贫的民族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人口都显著地增加了。这现象表示，甚至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有资源解决贫穷问题。另外也不要忘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世界人口增加了四十亿，主要原因是由于有某些国家在近期以新经济势力出现于国际舞台上，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得这么迅速，主要基于他们拥有数目庞大的人口。还有，在那些高度发展的国家中，有高出生率的，都拥有更好的发展潜力。易言之，这证明人口与贫穷无关，人口并非引致贫穷的因素。

4. 另一个使人忧虑的领域是有关大流行的瘟疫带来的疾病，例如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由于一般受到这些疾病打击的，是人口中从事生产的一群，这使到有关国家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而设法消除这些疾病在有关民族中带来的后果的尝试，并非常见成效。事实上，有时候出现的情况是，该等受到某些大流行的瘟疫的疾病打击的国家，为了要应付局势，被迫接受那些给予经济援助者的条件，施行违反生命的政策。而尤其困难的是对抗艾滋病，这个引起贫穷的主因，除非在对抗这疾病的同时，也灌输跟这病毒的撒播有关的伦理问题。首要的是从教育方面作宣传，将完全合符个人尊严的性爱知识灌输给青年，初步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已见到重要成果，减低了艾滋病的撒播。接着是药物和护理，一定要让那些贫穷的人民也能得到所需的照顾；这一切假设须要下决心推行药物的研究及治疗学

⁵ 参看保禄六世，《民族发展 *Populorum progressio*》通谕，第 37 号；若望保禄二世，《社会事务关怀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通谕，第 25 号。

上的改良，并且，在有需要时，应该弹性处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则，以保证所有人民都可以得到基本的健康照顾。

5. 在对抗贫穷的计划中要注意的第三个领域，同样呈现其内在的伦理层面，此处所指的是「儿童的贫穷」。当一个家庭受到贫穷的打击时，最大的受害者总是儿童：今日生活在绝对贫穷的情况中的人口，几乎超过半数儿童。因此从儿童的立场着眼，对抗贫穷表示要优先考虑那些直接影响他们的目标，例如对母亲的照顾，对教育的承诺，接受注射疫苗的机会，医药护理及清洁的食水，环境保护，尤其是，维护家庭及家庭中人际关系的稳定的承诺。当家庭被削弱，所带来的遗害无可避免地总是由儿童来承受。在妇女和母亲的尊严不受到保护的地方，受影响的主要仍然是儿童。

6. 从伦理观点而言，第四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领域是「裁军与发展的关系」。目前全球军费的水平令我们不得不忧虑。即如我曾指出的，有时「那些原本应该用在为人民，特别是为那些最贫穷和最需要救助的人身上的发展计划，的庞大物资和人力资源，都用到军费开支和武器采购上。这与联合国宪章上所写的正好相反，这宪章要求国际团体，特别是所有国家，要他们『以世界人口和经济资源的最低消耗作军备，以促进稳定和维护国际性的和平与安全』(第 26 条)。」⁶

⁶ 本笃十六世，致马天乐枢机(Cardinale Renato Raffaele Martino)书函为宗座正义和平议会主办的国际研讨会《裁军，发展与和平。对全面裁军的期许 *Disarmo, sviluppo e pace. Prospettive per un*

这种情况非但无法促进，而且是严重地阻碍了国际团体一些重要发展项目的完成。尤其甚者，过度增加军费会引发军备竞赛的危险，及带来众多的发展不足和绝望，因而似非而是地，过度增加军费反而成为不稳定，紧张和冲突的原因。就如我可敬的前任睿智地观察到的，「发展是和平的新名称」。⁷ 为此谨呼吁各国，要严肃地思考各种冲突的最深层原因，这些冲突很多时都是由不义所引起，因此呼吁大家要勇敢地自我检讨。设若各国之间的关系能够改善，这表示削减军费的可能性其实存在。这样便可以把省下来的资源，用在最贫穷和最需要救助的个人和人民的发展计划上：这种花费，是为了整个人类家庭内的和平而作的花费。

7. 对抗物质上的贫穷的第五个相关联的领域，是有关目前的食物短缺，这食物短缺使到那些缺乏最基本需要的人陷于绝境。而特别之处，是这短缺并非出于食物不足，而是出于无法获得食物和不同型式的投机，换句话说，是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欠缺了应付需要及紧急情况的协调。再者，夺取了很多人藉以脱离贫穷境况必需的力量，而不给予特别援助造成的营养不良，有可能给一些人民带来身心方面严重的创伤，亦正是这一点扩大了不平等的歧异，并诱发可能演变成暴力的反抗。最近这几十年，所有与贫穷有关的指数，都显示出贫富悬殊的差距正在不断上升。毫无疑问，做成这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由于科技的进步，这使到高收入的一群成为受惠者，另一方面，是工业产品价格的调整，这些产品价格的调升，比贫穷国家所拥有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都快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大部份人民，由于低收入和高物价，承受着被双重边缘化。

disarmo integrale》2008年4月10日：《罗马观察报 *L'Osservatore Romano*》，2008年4月13日第8版。

⁷ 《民族发展 *Populorum progressio*》通谕，第87号。

对贫穷的抗争及全球性的团结

8. 缔造和平的其中一条主要途径，是一个以人类大家庭的利益为目标的全球化。⁸ 然而，为了能够将全球化控制得宜，在富国与穷国之间，和在各国的内部，包括富裕国家在内，一定要有一个坚固的全球性团结。⁹ 需要有一「共同的伦理律例」，¹⁰ 其中的规则不单只是基于大家所协议的，而是以造物主刻在每一个人类良心上的自然律为基础 (参看罗 2:14-15)。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深处，岂不是都感到有一声音在呼吁我们，要对公益事业和社会上的和平作出贡献吗？全球化固然拆除了某些藩篱，可是这不代表它不会筑起新的；全球化使民族与民族之间更接近，然而时空上的接近，本身并不能创造出有利于真实共融及真正和平的条件。只有当每一人因为今日世界上的不义，和由于这些不义而引致人权受到镇压，因而真的觉得自身受到伤害，那时地球上那些被边缘化的穷人，才可以找到有效的救援工具。为了战胜不义和误解，以建设一个更和平与更团结的世界，教会，作为「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¹¹ 会继续作出她的贡献。

9. 今日在国际商业界和财经界，正进行着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活动，令到经济得以有一个正面的整合，从而使一般的情况得到改善；可是，亦有一系列走向相反方向的活动，令到各民族分裂并边缘化他们，替战争和冲突制造危险的导火线。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几十年，货物和设施的交易在国际贸易中以异常的速度增长，其活跃程度是史无前例。而这些全球性贸易涉及的，主要是那些老早已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及为数可观的新兴的，刚踏上世界舞台的国家。可是尚

⁸ 参看若望保禄二世，《第一百年 *Centesimus annus*》通谕，第 58 号。

⁹ 参看若望保禄二世，公开接见意大利工人基督徒协会的《讲话》，2002 年 4 月 27 日，第 4 号：《若望保禄二世的教导 *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XXV, 1 [2002]，637。

¹⁰ 若望保禄二世，对宗座社会科学院全体大会的《讲话》2001 年 4 月 27 日，第 4 号：《若望保禄二世的教导 *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XXIV, 1 [2001]，802。

¹¹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 *Lumen gentium*》宪章，第 1 号。

有其它低收入的国家，在贸易方面仍然严重地被边缘化。由于最近这几十年，几乎构成他们全部出口总值的原材料的价格急速下降，以致影响他们的经济增长。这情况令到在这些国家内，其中大部份在非洲，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继续成为爆发危机的潜在因素。谨在此再次重申我的呼吁，希望大家避免使用排斥和边缘化的手段，好让所有国家，都可以获得进入世界市场的平等机会。

10. 相同的反省也适用于涉及全球化现象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即金融界，这要多得科技的发达，和各国容许货币自由流通的政策。金融界最重要的客观功能，是支持长线投资，亦即是支持长远的发展，的可能性。然而，这功能今日已显得相当脆弱：这功能正受到来自本国和全球性的一种财经交易方式的负面影响。为了追求金融活动的增值，这方式以短线考虑为原则，而专门于不同型式的风险中作技术性操控。包括最近的金融危机，正好显示出金融活动有时是由一些纯粹只顾自身利益的逻辑所带领，完全缺乏对公众利益的长远考虑。全球金融界降低目标只作极短线的考虑，会同时削弱金融界发挥它作为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这作用的能力，和长远支持创造新的生产和新的就业机会的能力。一种只限于作短线和极短线投资的金融活动，对所有人都是一件危险的事，包括那些在金融市场好景时，成功取得利益者。¹²

11. 综上所述，可以见到对贫穷的抗争需要在经济层面和法律层面上互相合作，以容许国际团体，尤其是容许那些贫穷国家找出大家接受的解决方法，并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行，以便应付前面提及的问题，同时藉此为经济制定一个有效的法律构架。此外，也需要鼓励建立有效率和愿意承担的机构，还有的是打击犯罪组织及培养一个守法的文化。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那些过于着重救援的政策，是

¹² 参看宗座正义和平议会，《教会社会训导纲要 *Compendio della dottrina sociale della Chiesa*》，368。

使到很多对贫穷国家的扶贫工作失败的原因。以目前的情况，作为中期与长远的目标，将资源投资在人民的培育，及发展一个专门和整体性的企业文化，应该是最正确的做法。若经济活动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以便发展，这并不代表便无需关注国家的岁入。虽然要指出，「人均收入」(*pro capite*) 绝对不该成为政治经济行动之目的，然而也不可忘记，「人均收入」代表着达到对饥饿和绝对贫穷的抗争这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那些幻想着只要将现存的财富再行分配，便可以从此将贫穷问题彻底解决的政策，可以束之高阁。在现代的经济中，财富的收入，绝对视乎目前和未来，国家的岁入的增长能力。因此，创造财富，成为一个躲避不了的责任，只是要注意，是否也愿意对物质性的贫穷，作有效和持久的对抗。

12. 最后，将穷人置于首位，表示那些活跃于国际市场的人士，应该以正确手法从事交易，而政界中担任公职者，则要以正确方式处事，至于所有属于某一种政体的人民，应该具有正确的合作精神，懂得利用本地和国际性的民间社会所作的贡献。这些同一的国际机关今日都承认，区域性和国际性的民间社会为了救援人口中经常生活在极度贫穷情况中，而官方的救助很多时又无法到达的一群，将他们纳入社会，而开始的一些经济规划的价值及优点。二十世纪的经济发展也教导我们，良好的发展政策，实有赖于人对责任的承担，以及在市场，民间社会与各国之间创造一个正面的伙伴关系。由于发展在本质上是文化现象，而文化则是

在民间产生和成长。¹³ 因此，对发展中的每一个过程，民间社会特别担当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13. 正如我可敬的前任若望保禄二世曾指称的，全球化「带着明显的矛盾性」，¹⁴ 因此需要谨慎睿智地管理。这睿智包括优先关注地球上穷人的需要，克服存在于贫穷问题及人预先安排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尺度，这两者之间的不均衡招来的物议。这不均衡涉及文化和政治方面，以及灵性与伦理方面。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停留在贫穷的表面和工具性因由，而没有深入探究那些盘踞于人类心中的原因，例如贪婪和视野狭隘。以致有时在处理关于发展，救援和国际间的合作等问题时，没有认真地以个人作考虑，只是当技术性问题来处理，只限于建立构架，贸易协议，和不具名经费的拨付。可是对贫穷的抗争，却需要一些深入地过着兄友弟恭的生活的男女，他们才懂得应该如何陪伴着个人，家庭和团体，实现真正的人性发展。

结论

14. 在《第一百年 *Centesimus annus*》这通谕中，若望保禄二世训诫大家需要「摒弃视穷人，个人和民族，为麻烦的包袱这思想，认为他们只想享受别人的生产成果」。「穷人 — 他写道 — 要求的，是物质上的分享及工作上的分担，藉此给所有人带来一个更公义和更繁荣的世界」。¹⁵ 在今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越来越明显地见到，只有当全部人都获得保证有合理成长的机会，才有可能缔造和平。所有人，迟早都要对因为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伤害负上责任。因此，将华夏建在荒野或废墟中，是件愚蠢的事。单靠全球化并不能缔造和平，在很多情况下，

¹³ 参看《同上》，356。

¹⁴ 公开接见劳工界和商界的工会领袖的《讲话》，2000年5月2日，第3号：《若望保禄二世的教导 *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XXIII, 1 [2000]，726。

¹⁵ 第28号。

全球化甚至制造分裂和冲突。然而全球化也显示出一种需要：为谋求个人和全体的利益，建立一个深入的团结的需要。如此一来，在对贫穷的抗争，和为正义与和平储备在这之前无法想象的资源一事上，全球化成为实行某些重要事项的契机。

15. 一直以来，教会的社会训导都非常关注穷人，在《新事物》通谕的年代，这些穷人主要由新兴的工业社会的工人组成；在庇护十一世，庇护十二世，若望二十三世，保禄六世及若望保禄二世等的社会训导中，由于社会问题的范围逐渐扩大，新型的贫穷也开始浮现，以至最终成为世界性现象。¹⁶ 对于这个扩大至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不应只关注数据上的增添，也要对人和人类家庭的所需，在素质方面作深入的探究。为此，教会在留心全球化目前的现象，和这些现象给人类的贫穷造成的严重影响之际，也同时分别从广度和深度这两方面，指出社会问题的一些新情况，因为它们牵涉到人的身份及他与天主的关系。此处所指的是教会的社会训导原则，这些原则是为了澄清贫穷与全球化的关系，及带领走向缔造和平的行动。在这些原则中，其中要特别提及的，是根据爱德为首而「对穷人的特别关爱」，¹⁷ 自初生的教会开始(参看宗 4:32-36; 格前 16:1; 格后 8-9; 迦 2:10)，整个基督徒传统，都曾为这特别的关爱作了见证。

¹⁶ 参看保禄六世，《民族发展 *Populorum progressio*》通谕，第 3 号。

¹⁷ 若望保禄二世，《社会事务关怀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通谕，第 42 号; 参看同上，《第一百百年 *Centesimus annus*》通谕，第 57 号。

「各人毫不拖延地做好自己应做的一份」，教宗良十三世于 1891 年这样写下，并继续说道：「至于教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她永远都不会疏忽了自己的职责」。¹⁸ 今天教会仍然怀着这精神从事她对穷人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她看到基督，¹⁹ 她在心中不断再听到这位和平之王当日吩咐宗徒的话：「你们给他们吃的罢 — *Vos date illis manducare*」(路 9:13)。因此，忠于她的主对她所作的邀请，基督徒团体永远都不会忽略了向整个人类家庭保证，她对推动创意团结的支持，不但是为了把过剩的拿出来，而尤其为了改变「生活的方式，生产与消费的模式，及那些今日治理着社会，以权力巩固着，的组织」。²⁰ 因此在这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我谨向每一个基督的门徒及每一个怀着善意的人发出热诚的邀请，呼吁他们为了穷人的需要扩展他们的心胸，在可能范围内向他们伸出援手。「对抗贫穷即是缔造和平」这公理，事实上，永远都无可争辩。

发自梵蒂冈，2008年12月8日。

本笃十六世

¹⁸ 《新事物 *Rerum novarum*》通谕，第 45 号。

¹⁹ 参看若望保禄二世，《第一百年 *Centesimus annus*》通谕，第 58 号。

²⁰ 《同上》。